《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42卷 第1期（2023年）：64—74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 42 No. 1(2023)

《博物要览》编撰与流传考论

逯铭昕✉
（山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济南 250014）

摘 要 《博物要览》一书自清代中叶以来一直被陶瓷、文玩、矿产、冶金等领域的学者不断征引，但这部被众多学者引用的《博物要览》并非作者谷泰的原本，而是一部经过了重新整理的改编本。这部改编本共12卷，原题《骨董志》，收录于清代李调元所编丛书《函海》中。嘉庆间重刻时挖改书名与作者，易名为《博物要览》。谷泰原作共16卷，仅存抄本，素材多来自《墨池编》、《遵生八笺》、《本草纲目》等书，此外也记载了一些独有的技术与方法，体现着它的价值所在。两种版本的《博物要览》在文字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各具特色，编修水平难分轩轾。二者在后世的流传一显一晦，与其文本的物质形态以及刊刻刷印的频次与数量紧密相关。

关键词 《博物要览》；编撰；流传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3)01-0064-11

《博物要览》是明代谷泰（生卒年不详）撰写的一部论列字画碑帖、古玩器具、锦绣犀象、金玉珠宝、异木怪石等古物珍玩的著作。书中对金银产地与冶炼工艺的记述、对明代官窑所制瓷器特点的介绍、对各类木料特色及其用途的梳理，一直是冶金史、陶瓷史、家具史等领域专家、学者不断征引的重要史料。书中对珍珠、水晶、玛瑙、琥珀等各类宝物奇石鉴别要点的详细辨析，也成为收藏家与鉴赏家的必备参考。《博物要览》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于子部杂家类存目，计16卷。该书现今仅存抄本3部。

考察后世对题名“博物要览”之书的征引与利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清代前期至乾隆年间各种著作的引用，皆与上述16卷本内容一致；自嘉庆年间开始，官私著作的引录便与此16卷本多不相合。无论是民国时期刘子芬（生卒年不详）[1]、方豪（1894—1955）[2]考述植物与陶器的论著，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万里（1892—1969）[3]、童书业（1908—1968）[4]等人研究明代瓷器史的文章，都将《博物要览》中的记载作为讨论科技史问题的重要史料。然而，仔细考察其内容却发现，这些引文并非来自16卷本，而是出于另一种12卷本的《博物要览》。事实上，这部被众多学者所引用的12卷本《博物要

收稿日期：2020-08-26；**修回日期**：2022-09-26。
作者简介：逯铭昕，1983年生，山东淄博人，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中医医史文献，Email：lumingxin@126.com。

览》并非谷泰的原作，而是一部经过重新裒辑删定的改编本。12 卷本的《博物要览》在民国年间曾由商务印书馆排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并加以旧式句读。[5] 16 卷本的《博物要览》除影印出版[6]之外，至今尚无学者进行整理与研究。改编本《博物要览》是如何成书并混冒为原本？它与原本有哪些不同？原本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在对后世的影响上，原本与改编本为何相差悬殊？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皆值得进一步考察与解释，但一直以来并无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探析与讨论。本文从《博物要览》的版本问题切入，深入考辨各自的来龙去脉，对比二者异同，揭示 16 卷本《博物要览》的独特价值，以期为这部古代科技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

1　12 卷改编本《博物要览》溯源

《博物要览》两种版本间差异的最早发现者是清代的学者周中孚（1768—1831）。他将手中的 12 卷本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载 16 卷本提要进行了比较，发现：

> 此本前有李雨邨调元序，其文前后语气不相联属，既称“其书未刻，为刊行于世”，而又有“仍原名、示不敢欺”之语。又书名《博物要览》，及署“谷应泰撰”等字，俱系填刻，卷四、卷九、卷十一书名复作“骨董志”三字，岂其书曾攘为己有，并改书名，后乃改还其旧，而填刻有未周欤？至撰书之人，《提要》所载作谷泰，泰字宁宇，官蜀王府长史，书成于天启中，岂此本又误谷泰为谷应泰，而佚其四卷欤？惜未得见马氏本一核之也。[7]

周中孚提出了几点怀疑：第一是作者问题。12 卷本卷端题名作者为谷应泰。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别号霖苍，是清初学者，著有《明史纪事本末》。这与 16 卷本的作者，题为天启间蜀王府长史的谷泰并非一人。第二是书名填刻与剜改的问题。周中孚注意到，他手中的《博物要览》书名“博物要览”与作者“谷应泰撰”等字俱系填刻，其中卷 4、卷 9、卷 11 的卷端书名题作“骨董志”。第三是卷前李调元（1734—1803）序言的问题。周中孚敏锐地发现，李调元的序文前后语气不相联属，这其中也可能会有挖改。他的这些怀疑都切中肯綮。由于他在当时未及见到 16 卷本以及 12 卷本的其他版本，对这些问题尚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周中孚所见到的《博物要览》并非谷泰的原作，而是另一种题为《博物要览》的图书。这部《博物要览》收录于清代李调元所编丛书《函海》中。《函海》所收图书以历代蜀人著述为主，在巴蜀典籍文献的保存上贡献巨大。这部丛书的编修与刊刻过程较为复杂，每一次修订刊刻，所收录的书目及内容皆有变化。这部 12 卷改编本《博物要览》正是在《函海》的重刻过程中产生的。

邓长风对《函海》一书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疏理[8]。根据他的考察，《函海》现存 5 种版本，分别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本、乾隆四十九年（1784）本、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1749—1812）重校印本、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1782—?）补刊印本、光绪七年（1881）广汉钟登甲（1852—1929）乐道斋刻本。检视这些版本发现，两种乾隆本中并无《博物要览》，仅有题为《骨董志》的一部书，共 12 卷，题作“绵州李调元辑”。嘉庆李鼎元重校印本《函海》在所收品种上较乾隆本有较大调整。正是在这一版本中，《骨董志》一书被易名为

《博物要览》。卷端题名也被挖改为“国初谷应泰撰、绵州李调元辑”。在此之后,道光李朝夔补刊印本与光绪广汉钟登甲乐道斋刻本虽然也有补充调整,但具体到《博物要览》一书则未加改动。(表 1)

表 1 5 种《函海》印本与“博物要览”书名变化表

《函海》版本	《函海》总集数	书名	作者	所在集数
乾隆四十七年本	20 集	《骨董志》	绵州李调元辑	第 16 集
乾隆四十九年本	24 集	《骨董志》	绵州李调元辑	第 19 集
嘉庆十四年本	40 集	《博物要览》	国初谷应泰撰、绵州李调元辑	第 21 集
道光五年本	40 集	《博物要览》	国初谷应泰撰、绵州李调元辑	第 21 集
光绪七年本	40 集	《博物要览》	国初谷应泰撰、绵州李调元辑	第 26 集

嘉庆十四年印本《函海》所收《博物要览》卷前李调元的序文,较乾隆四十九年印本略有不同。二者相对照,可以看出《博物要览》的易名原委。乾隆本序曰:

> 居恒无事,即为之纪其名称,考其出产,既又参之谷应泰《博物要览》中采辑成卷。予说与谷半焉。成书无以名也,每尝闻人之称宝器者必曰骨董,恐其臆说无稽,一日读韩驹诗有云‘莫言老衲篮无底,胜取江南骨董归’,又昔人以鱼肉诸物和羹而食之,谓之骨董羹,然后知二字之典而确也,因即以是名之。[9]

嘉庆本则挖改为:

> 居恒无事,即为之纪其名称,考其出产,乃取国初谷应泰《博物要览》一书未刻者刊行于世,仍原名,示不敢欺也。[10]

书名挖改的具体时间,当是李调元晚年修订《函海》时所为。根据学者的研究,李调元于嘉庆五年(1800)对《函海》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并于次年刊刻成书。[11]这一过程见于李调元嘉庆六年所撰《续函海序》中,序云:“自去岁庚申,……迄今已及一年,改讹订正,又增至四十函,可谓无恨矣。”[12]由此故知,现存嘉庆十四年重校印本应是在嘉庆六年李调元修订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并刊行。其中的 12 卷本《博物要览》则是李调元在《骨董志》的基础上改易书名、增加编者的结果。

此外,从《函海》所收各书题名方式来看,凡卷首有李调元署名者,有“撰”、“辑”、“校”三种方式。其中“撰”为本人著作,“辑”为裒纂编辑,“校”则是仅校订文字。无论是《骨董志》还是《博物要览》,皆题作“李调元辑”,而《博物要览》又增加了“国初谷应泰撰”,这似乎也表明李调元晚年编刻图书的严谨与对原作者著作权的尊重。

2 改编本与原本《博物要览》的异同与优劣

周中孚曾感叹“惜未得见”的“马氏本”,即 16 卷本,现今有 3 部抄本存世,分别藏于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台图”)。其中南图藏本被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3]与《续修四库全书》[6]。从避讳情况来看,是书讳“玄”字、“弘”字而不讳“顒”字,故其抄录时间当在乾隆时期。[6]台图抄本为张蓉镜(1802—?)旧藏,卷中有钱大昕(1728—1804)嘉庆二年(1802)观款,谓“此书

传本颇稀，足资考证”[14]。是书与南图藏本字迹、行款、开本、避讳、缺页、误字完全相同，疑为同一书手所抄或覆纸影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清道光十一年（1831）叶百川抄本[13]，与南图本、台图本行款皆同。南图本、台图本二书漏抄、误抄处，此本亦皆相同，当与之关系密切。由于南图藏本已经影印出版，流传较广，故下文对勘皆依是书。

将南图藏 16 卷本[6]与嘉庆间《函海》12 卷本[10]《博物要览》进行比对发现，二者不仅在卷次顺序上有所不同，具体条目内容也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相近内容的分卷与顺序不同。12 卷本与 16 卷本中有一部分相同或相近的论题，这些论题在两个版本中的分卷与顺序各不相同。如表 2 所示。

表 2　16 卷本与 12 卷本《博物要览》分卷情况对照表

16 卷本	内容	12 卷本	16 卷本	内容	12 卷本
卷 1	古帖考	—	卷 10	论宝石	卷 6
卷 2	历代书家	—	卷 11	论玉	卷 7
卷 3	论历代名画	—	卷 12	论玛瑙、珊瑚	卷 8
卷 4	论历代鼎彝	卷 1	卷 13	论水晶、琥珀	卷 8、卷 9
卷 5	论各种窑器	卷 2	卷 14	论玻璃、犀角	卷 9
卷 6	论各种名砚	—	卷 15	论名香、名木	卷 10
卷 7	论黄金	卷 3	卷 16	论漆器、奇石	卷 11
卷 8	论银	卷 4	—	论锦	卷 12
卷 9	论真珠	卷 5			

从表 2 可以看出，12 卷本与 16 卷本绝大多数论题相近。12 卷本删去了 16 卷本中古帖考、历代书家、论历代名画、论各种名砚等书画类的论题，使得整本书的焦点集中于古玩器物；同时又增加了一卷，专论历代各色织锦。

第二，在论题相同或相近的卷次中，二者互有彼此所不载的条目。换言之，12 卷本在 16 卷本的基础上删除了一些条目，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条目。如表 3 所示。

表 3　16 卷本与 12 卷本《博物要览》独有内容对照表

论题	16 卷本	12 卷本
论黄金	纪御府内帑金十五种（卷 7）	—
论银	纪两京十三省银色银锭（卷 8）	铜银用药点造者、白银所产状貌颜色（卷 4）
论真珠	论看蠹肚沙眼击损珠法、洗油珠法（卷 9）	珠筛数目（卷 5）
论玉	论玉材（卷 11）	玉器名目、辨新旧玉器颜色工作（卷 7）
论其他	云母、婆娑石、鹤顶、龟筒、翠毛（卷 14）	—
论香	龙脑香、麝香、苏合香、安息香、郁金香、鸡舌香、丁香、连香、芸香、木香、乳香、零陵香、甘松香、甲香、藒香、詹唐香、茅香、三柰香、排草香（卷 15）	—
论木	铁梨木、桫木、樟木、新罗松木、鸂鶒木、杉木（卷 15）	苏木、桦木、穗子木、灵寿木、相思红豆木（卷 10）
论石	临安石、武康石、常山石、袁石、平泉石、兖石、品石、歙石、菩萨石（卷 16）	全州石、萍乡石、修口石、栢子玛瑙石、婺源石、招信石、奉化石、大理石、桃花石、红丝石、无为石、菩萨石、雪浪石、虢石、仇池石、清溪石（卷 11）

12 卷本独有内容大部分来自前代图书，如辨新旧玉器颜色工作来自明代高濂（生卒年不详）的《遵生八笺》，灵寿木、红豆木等来自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全州石、萍乡石等来自宋代杜绾（生卒年不详）的《云林石谱》等。仅有极少部分不能明确稽核其出处。

第三，在论题相同或相近的二级条目中，一些具体的文字表述也有较大差异。略举数例，如表 4 所示。

表 4　16 卷本与 12 卷本《博物要览》部分条目内容对照表

条目内容	16 卷本	12 卷本
论真珠产地	一产岭南廉州；一产西蜀女瓜；一产河北塘泺；一产西番；一产淮南；一产南海。（卷 9：1a-1b 页）	一产西洋；一产广东廉州；一产蜀中西路女瓜乡；一产河北塘泺；一产淮南高邮及沿江；一产安南国；一产广西；一产广阳县；一产永昌郡博南县；一产馆陶县；一产豫章海昏；一产郁林州；一产苏禄国；一产日本国；一产佛菻国；一产锡兰山；一产于阗国；一产占城国；一产马八儿国；一产拘弭国；一产罽宾国；一产西洋国；一产渠泥国；一产罗刹国；一产渤泥国；一产南海。（卷 5：1a-6a 页）
猫眼宝石	第一猫儿眼睛宝石，产兰山及默德那国。大如指顶，石色绀黄，中含活光一缕，色白，凡遇子午卯酉四正时，其光则正定，若余时，则其光四散，以此为异。每颗可值三四十金。第二卵子宝石，产云南宝井。石色紫黄，大如指顶，中间亦有白光散而不聚，不足为贵，每颗可值金许。（卷 10：6b-7a 页）	第一默德那国猫眼宝石。默德那国产猫儿眼宝石，石色淡黄，中含青纹一缕，随时转动。大者如指顶，可直一二百金一颗。又云：猫儿眼真好者，其中心活缕，与真猫睛至午时及子卯酉四正时则居正中一线为异。第二云南宝井猫儿眼宝石。云南宝井所产猫儿眼宝石，有种者不过重至钱外，中虽有纹而散不能居中，每颗不过直三四换。（卷 6：9b 页）

表 4 所示代表了二书文字差异的两种类型：一类是 12 卷本在 16 卷本的基础上做了补充，如“论珍珠产地”条；一类是二者的文字互不相同，当是渊源各异，如“猫眼宝石”条。检考 12 卷本中相异文字的来源，多无直接文献依据，当是李调元综括诸书撰著而成。

从以上的对比可知，16 卷本与 12 卷本无论在论题、条目还是具体文字上都存在一定差异。四库馆臣评价 16 卷本时谓其“随所见闻，摭录成帙，未能该备，所论碑板书画，尤为简陋”[16]。12 卷本删去了“碑板书画”部分，在具体的条目上增加了一些内容。概要而言，12 卷本的框架结构与至少约一半以上的内容来自 16 卷本，序言中李调元所谓“予说与谷半焉”的自我陈说[9]，大致可信。二书在论题的选择上各有侧重，在相同的论题中，12 卷本的有些内容甚至比 16 卷本更为详尽。总之，12 卷本可以说是 16 卷本的“深度改编本”；在二者互异的条目或文字上，都有彼此未及的史料与知识，各具特色；在纂修水平上的差异并不明显，难分轩轾。

3　16 卷原本《博物要览》史料溯源及其价值

在“博物要览”的流传中，改头换面的 12 卷本《博物要览》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最初的原本，以致于原本《博物要览》的价值与意义一直未被发掘与认识。作为一部有关技术与工艺的典籍，它本质上是经过汇纂而成的著作。汇纂与撰著不同，它是按照一定体例与方

法将史料汇编成书的著述方式。如欲揭示其价值与意义，首先需要检视书中内容的史料来源。惜乎尚无学者对此进行讨论，今尝试梳理史料，追溯史源，考察其改编过程，发掘其独特价值。

16 卷本《博物要览》在行文中并未标明其内容的出处，但经过对比文字发现，有 3 部书与之“相似度”非常高：一是《墨池编》，二是《遵生八笺》，三是《本草纲目》。

16 卷本《博物要览》卷 1、卷 2 论述碑帖与书家，其史料来源主要是《墨池编》。《墨池编》是北宋朱长文（1041—1100）编写的一部书法理论总集，是研究古代书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墨池编》的版本较多，现存最早刻本是明隆庆二年（1568）的薛晨校注本，共 20 卷。这一版本在“碑刻”部分增加了元代与明代的碑刻，与《博物要览》的征引相一致。[17]《墨池编》卷 17、18 著录了自周代至明代的碑帖，《博物要览》卷 1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删减。《博物要览》的删减遵循“海内所存者兹以录焉，余不具哉”（[6]，2 页）的标准，仅著录存世的碑帖，因此在著录碑帖的数量上，较《墨池编》大大减少。如秦碑，《墨池编》著录 9 种，《博物要览》删减为 5 种；汉碑，《墨池编》著录 94 种，《博物要览》删减为 13 种。在所著录碑帖的说明文字上，《博物要览》也有较大的改动。略举数例，如表 5 所示。

表 5　《墨池编》与《博物要览》碑帖著录对照表

《墨池编》卷 17	《博物要览》卷 1
周封比干铜槃铭（古篆十六字，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在汲县）（1a 页）	周封比干墓铜槃铭（在陕西西安府汲县）（1a 页）
周坛山石刻（周穆王时史籀篆吉日癸巳四字，旧在赞皇坛山，今凿石龛于赵州署壁）（1a 页）	周坛山石刻（旧在赞皇县，今凿石龛于赵州署壁）（1a 页）
周石鼓文（石鼓凡十，宣王时史籀篆，旧在凤翔府麟游县，今移北京国子监先师庙仪门）（1a 页）	周石鼓文（旧在凤翔府麟游县，今移在北京国子监）（1a 页）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博物要览》在编纂时将碑帖的作者及具体文字删去，仅保留了碑刻的现存地点。《博物要览》卷 2 论列历代书家，其主要来源是《墨池编》的卷 6 至卷 10，但在形式上更为简略。《墨池编》记载了历代书家的生平传记及其所长，《博物要览》则仅记书家姓名与擅长某书。

《遵生八笺》也是《博物要览》的重要史料来源。《遵生八笺》题明代高濂所撰，是一部内容广博又切实用的养生专著。《博物要览》卷 3 至卷 5 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来源于《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见表 6）[18]。《遵生八笺》的版本较多，这里采用时间较早的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与《博物要览》做比较。

表 6　《博物要览》各卷中与《遵生八笺》相近内容对照表

卷数	《博物要览》	《遵生八笺》
卷 2	《古今帖辨》	卷 14《论帖真伪纸墨辨正》
卷 3	《论历代名画》、《论唐朝画》、《论宋朝名画》、《论元朝名画》	卷 15《论画》
	《论看画辨真伪法》	卷 15《画家鉴赏真伪杂说》

续表 6

卷数	《博物要览》	《遵生八笺》
卷 4	《纪论历代鼎彝》、《纪论卮匜盘洗》、《纪论觚尊觶等器》、《纪论壶瓶瓿等器》、《纪论各种古镜》、《纪论钩灯等器》	卷 14《论古铜器具取用》
	《论古铜真伪颜色》	卷 14《论新旧铜器辨正》、《论古铜色》
	《纪论伪造铜器颜色》	卷 14《论新铸伪造》
卷 5	《纪论柴、汝、官、哥窑器》、《论官窑器皿》、《论哥窑器皿》	卷 14《论官哥窑器》
	《论定窑器皿》	卷 14《论定窑》
	《论古龙泉窑器》、《论均窑器皿》、《论古建窑器皿》、《论大食窑器皿》、《论玻璃窑器皿》	卷 14《论诸品窑器》
	《论各种饶窑器皿》、《论宣德窑器皿》、《论成化窑器皿》、《论弘治正德嘉靖窑器皿》	卷 14《论饶器新窑古窑》
卷 6	《论各种名砚》	卷 15《论砚》
	《论砚式入格者》	卷 15《高似孙〈砚笺〉诸式》
	《论藏砚法》	卷 15《涤藏砚法》
	《论各朝名纸》	卷 15《论纸》
	《论文房器具》	卷 15《论文房器具》
卷 11	《论玉材》	卷 14《论古玉器》

从具体条文的对比来看,《博物要览》对《遵生八笺》进行了一些节选与删减,但在文字上差别不大,能够非常直观地辨识出其来源。

《博物要览》卷 14《论服食云母法》曰:“(云母)服食治炼之法甚多,俱见于《本草纲目》。”([6],71 页) 这是《博物要览》曾参考过《本草纲目》的明证。事实上,《博物要览》中涉及到金银、珍珠、玛瑙、琥珀、玻璃、象牙、名香等珍玩的条文皆与《本草纲目》的内容[19]非常接近,如表 7 所示。

表 7 《博物要览》与《本草纲目》相近内容对照表

卷数	《博物要览》	《本草纲目》
卷 7	《论黄金产地》、《纪外国真金五种》、《纪假金十五种》	卷 8《金》
卷 8	《论银产地》、《纪真银六种》	卷 8《银》
卷 9	《论真珠产地》、《论南北珠身分颜色》	卷 46《真珠》
卷 12	《论玛瑙所产地》、《纪各种玛瑙》	卷 8《马脑》
	《纪珊瑚所产地》	卷 8《珊瑚》
卷 13	《纪琥珀所产地》、《论琥珀生产颜色道地》、《论琥珀真假》、《论琥珀颜色身分》	卷 37《琥珀》
卷 14	《纪玻璃所产地》、《论玻璃颜色》	卷 8《玻璃》
	《琉璃所产地》	卷 8《琉璃》
	《云母》《论服食云母法》	卷 8《云母》
	《婆娑石》	卷 8《婆娑石》

续表 7

卷数	《博物要览》	《本草纲目》
卷 14	《砗磲》	卷 46《车渠》
	《犀角》、《论犀角贵贱颜色身分法》、《纪各种犀角》	卷 51《犀》
	《象牙》	卷 51《象》
卷 15	《纪论名香品第》	卷 14《木香》、《零陵香》、《茅香》、《郁金香》、《甘松香》，卷 26《藿香》，卷 34《龙脑香》、《沉香》、《檀香》、《苏合香》、《安息香》、《丁香》、《降真香》、《乳香》，卷 51《麝》

《博物要览》对《本草纲目》的参考与利用，并不像对《墨池编》、《遵生八笺》那样与原始材料相似度较高，而是对文字做了重新编排。以论玻璃为例，《本草纲目》卷 8《玻璃》条先释其名，再集解，后有李时珍综括各种材料形成的按语。（［19］，55b-56a 页）《博物要览》改编时则将李时珍原有的体例打破，重新汇入自己的体例中，先交待产地，后描述颜色与性状，删去了原书的引文出处，使行文更为精炼明晰。（［6］，70 页）

上文所提到的材料来源大约占了《博物要览》全书文字的一半左右。其他可以考见的来源在字数上相对较少，多则不足一卷，少则仅数百字。比如《博物要览》卷 16《纪各种奇石》中，对灵壁石至六合石共 20 种奇石的描述与介绍，皆来自宋代杜绾的《云林石谱》。[20]《博物要览》卷 4《纪论宣铜器具》及《论宣铜炉铸颜色》、卷 16《纪各种漆器》与明末刘侗（约 1593—约 1636）《帝京景物略》卷 4 的部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21]《博物要览》卷 7《纪良金十种》、《纪花银十一种》和卷 9《论南北珠身分颜色》、《论看一匣珠法》、《看马价珠法》皆与《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戊集的《宝货辨疑》非常接近。[22]

除此之外，16 卷本《博物要览》约有四分之一篇幅近一万字的内容尚未查明史料来源。这部分难以考索的记述可能来源于编撰者谷泰的自身见闻，也可能来自对其他图书的摘编。但正由于难以考索，《博物要览》很可能是有关这些知识的唯一记载。这部分内容体现着《博物要览》的价值所在。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

第一，书中保存了一些金融史、语言学史方面的重要史料。比如卷 7《纪御府内帑金十五种》总结了明代内帑金的成色、重量、制法、流通方式，卷 8《纪两京十三省银色银锭》记录了明代各地区所用银锭的样式、成色、名称、制作工艺、流通范围、品第高下，是了解明代货币演变的稀见史料。相比 12 卷本《博物要览》，16 卷本卷 10 记载了更多宝石的音译名称，如避者达、伊尼剌、兀伊剌、罕赖剌、马思艮底、尼兰助把、披遐西等，是研究波斯语、印地语等西域小语种以及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第二，书中对金银、宝石的制作工艺与鉴定方法记载较为详尽。比如卷 7 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辨黄金真假法”，这些方法虽然不能尽如其所标榜的“以此辨别，万无一失”，但也记录了古人在辨别真假黄金上的经验与智慧。卷 10 记论各种宝石的产地、特点、价值与鉴别方法，是目前有关这一内容最为全面的叙述。卷 12 所述玛瑙、珊瑚，尽管《格古要论》[23]与《本草纲目》中皆有记载，但 16 卷本《博物要览》中对质地、颜色、产地、价值有更为详尽的描述。卷 13 讨论水晶的鉴别时，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经验。同卷讨论琥珀颜色

形状时,从行光、座光的角度来鉴别的方法,亦不见于其他典籍。所有这些,皆值得科技史研究者关注与重视。

4 余论:显晦之间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16 卷原本《博物要览》有"两淮马裕家藏本"[16]。而检考此前明末清初的各家目录,则皆无著录。从后世对此书的著录与引用来看,多集中于清初至乾隆年间。书志中著录 16 卷本的主要有官方所修《钦定续文献通考》[24]与《钦定续通志》[25],其著录的依据是《四库全书总目》。私人著述引用较多的则有康熙间陈元龙(1652—1736)所编《格致镜原》[26]与乾隆间朱琰(生卒年不详)所撰《陶说》[27]。除此之外,其他文献中未见大量征引。与之相对照,自清代中期至今天的近 200 年中,凡提及或引用《博物要览》一书者,考其文字,多出于 12 卷改编本。如官修图书《清续文献通考》[28]、《清史稿》[29],私人著述厉荃(生卒年不详)《事物异名录》[30]、郑复光(1780—约1853)《镜镜詮痴》[31]、陈浏(1863—1929)《匋雅》[32]、章鸿钊(1877—1951)《石雅》[33]、赵汝珍(生卒年不详)《古玩指南》[34]等,不一而足。

原本与改编本在流传过程中呈现出一显一晦的特点。从时间上来看,二者显晦更迭的节点,与改编本《博物要览》刊行的时间相一致。换言之,改编本《博物要览》出现后,在流传上以压倒性的优势几乎完全取代了原本。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二者在具体内容各有特色,其编纂水平难分轩轾,故而它们在流传上的显晦与书的内容关系不大。究其原因,文本的物质形态与刊刻频次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原本成书后,虽有地方官员为之作序,但却未获刊刻,一直以抄本的形态流传,受众较少。而改编本在编纂成书之后即付梓印行,一直以刻本的形态流传,在传世的数量上自然远超抄本。其次,改编本在后世被不断地重印、修补与翻刻也是造成二者影响广狭之别的重要因素。乾隆本刊刻完成之后,嘉庆十四年李调元从弟李鼎元重校印行。道光五年,李调元之子李朝夔又再次修补刊印。光绪七年,川人钟登甲重新翻刻《函海》行世。频繁地续刻与刊行使得《函海》在近百年间广为流传,12 卷《博物要览》改编本也借此取代了原来的 16 卷原本,更借助民国间《丛书集成初编》的排印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此外,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因素也值得注意,即作者的挖改问题。12 卷改编本《博物要览》的作者被填刻为"国初谷应泰撰"。谷应泰为清顺治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浙江提学佥事等职,其《明史纪事本末》一书颇为当时学人所重。改编本《博物要览》"误题"为谷应泰所撰,不排除编者李调元借其名声宣推图书之意。但事实上,除周中孚曾关注过作者之外,尚未发现其他利用者留意过这一问题。这似乎表明,作者的正确与否,甚至图书的"真伪"与否,并非使用者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以此,改编本《博物要览》才有可能"名正言顺"地混冒原本。其中之原由,与此类图书的性质密切相关。因为像《博物要览》这样涉及古代科技的纂辑类文献,它的首要功能是实用;在以实用为主导的观念影响下,作者问题与真伪问题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纂辑类古代科技文献的刊刻与流传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值得科技史研究者重视。

参 考 文 献

[1] 刘子芬. 竹园陶说[J]. 东方杂志, 1926, 23(16): 92.
[2] 方豪. 见于中国典籍的越南植物[J]. 东方杂志, 1946, 42(1): 50.
[3] 陈万里. 三件有永乐年款的青花瓷器[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58 (1): 61.
[4] 童书业. 明代瓷器史上若干问题的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 1963(S2): 77-85.
[5] 谷应泰. 博物要览[M]//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9.
[6] 谷泰. 博物要览[M]//续修四库全书: 第 1186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9: 1691.
[8] 邓长风.《函海》的版本及其编者李调元[C]//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65-398.
[9] 李调元. 骨董志·骨董志序[M]//李调元. 函海. 刻本. 1784(乾隆甲辰).
[10] 李调元. 博物要览·博物要览序[M]//李鼎元. 函海. 刻本. 1809(嘉庆己巳).
[11] 王永波. 李调元《函海》编修与版刻考论[C]//版本目录学研究: 第 6 辑.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293-308.
[12] 李调元. 函海·续函海序[M]//李鼎元. 函海. 刻本. 1809(嘉庆己巳).
[13] 谷泰. 博物要览[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 118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4] 谷泰. 博物要览[M]. 清抄本. 台北: "国家图书馆"藏.
[15] 谷泰. 博物要览[M]. 清抄本.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831(道光辛卯).
[16] 纪昀. 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 第 36 册[M]//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19.
[17] 朱长文. 墨池编[M]. 刻本. 1568(隆庆戊辰).
[18] 高濂. 遵生八笺[M]. 刻本. 1591(万历辛卯).
[19]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刻本. 1603(万历癸卯).
[20] 杜绾. 云林石谱[M]. 刻本. 1615(万历乙卯).
[21] 刘侗. 帝京景物略[M]. 刻本. 1635(崇祯乙亥).
[2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第 61 册.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23] 王佐. 新增格古要论: 卷 6, [M]. 刻本. 1388(洪武戊辰): 3b-4a, 7b-8a.
[24] 嵇璜、刘墉、曹文埴. 钦定续文献通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26-63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25] 嵇璜、刘墉、王杰等. 钦定续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392-40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26] 陈元龙. 格致镜原[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31-1032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27] 朱琰. 陶说[M]//中国陶瓷"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28] 刘锦藻. 皇朝续文献通考[M]//续修四库全书: 第 815-82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9] 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0] 厉荃. 事物异名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1.
[31] 李磊.《镜镜詮痴》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2] 陈浏. 匋雅[M]//中国陶瓷"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33] 章鸿钊. 石雅[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4] 赵汝珍. 古玩指南[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A Study of the Editions and Influence of *Bowu Yaolan*

LU Mingxi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owu yaolan* (博物要览, *Conspectus of Nature Products and Antiques*) was regularly cited by relevant scholars in the fields of casting, ceramics and metallurgy. In fact, the current twelve-section edition of the work is not the original version compiled by Gu Tai (谷泰), but is, rather, a "re-edited" book. Originally named *Gudongzhi* (骨董志, *Record of Antiques*), and included in the *Han hai* (函海, *Seas of Books*) series compiled by Li Diaoyuan (李调元)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it was renamed *Bowu yaol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mperor Jiaqing (1796-1820). Gu Tai's original version comprised sixteen sections, and only survives in manuscript form. Most of its content came from three books: *Mochibian* (墨池编), *Zunsheng bajian* (遵生八笺, *Eight Key Points of Life-Cultivation*) and *Bencao gangmu* (本草纲目,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However, it does record some uniqu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reflecting its value. The two editions of *Bowu yaolan* are quite different in content but matched in terms of edi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subsequent impact on later scholars is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aterial form of the text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and quantity of printing.

Keywords *Bowu yaolan* (博物要览, *Conspectus of Nature Products and Antiques*); editions; influence